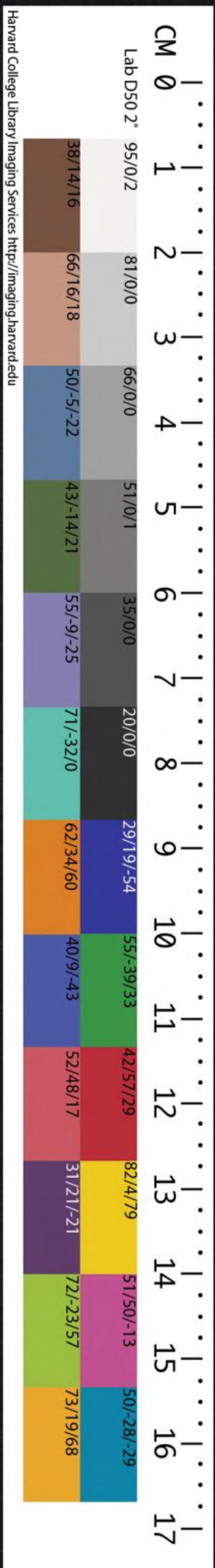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2065/4227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列傳三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山柯叔賢

吳祿

龐鏗

王簡

章得象

呂夷簡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以神童召見

置士千餘人始試廷中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其書

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殊九

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帝數稱奇神祕書省正字

明帝嘗問年試中書選法來封及此為傳經理表

年既起之後起人亦不可知也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列傳三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晏殊

龐籍 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子公純公弼公孺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以神童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神氣不懾援筆立成真宗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帝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明年試中書遷秩東封恩遷為集賢校理喪父歸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母求終服不許歷遷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初立章獻太后權聽政可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羣臣奏事者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定屢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者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歷拜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爲三司使陝西用兵殊請罷內臣監軍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

募弓箭手教閱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進軍凡他司領財利者還度支皆施行康定初自樞使進中書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雅好獎掖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而殊誌妃墓沒而不言又奏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非殊罪也

歷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遷兵部尚書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愈求出守留侍經筵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清儉累典州吏民畏其峭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不允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尤工詩晚歲益篤學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

龐籍字醇之武成人進士及第歷官殿中侍御史章獻遺詰以楊太妃爲太后議軍國事籍請於仁宗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權進

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於上爲下詔戒飭籍又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寢不報反坐言宮禁事不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擢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受詔同按黃德和獄建言宿兵西鄙將士弗獲功賞而

內官醫官樂官坐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逾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諸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使部將狄青等悉復所亡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

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於義無嫌從之會敵新破澶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勗來籍送關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連擢籍至樞密使遷戶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蓋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以爲然既而捷書至帝書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堂吏受賂

韓絳論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密疏請擇立宗室其言甚切坐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復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恭孫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彊叛詔轉運使王濂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彊而斬之以

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已任褒遷至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論其貪縱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爲蜀人病未幾皆廢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進士甲科歷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真宗謂其治太寬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歷復

給事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坐事徙河南府累遷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  
 事議者謂非輔弼職事遂寢景祐末自知樞密院事拜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  
 失也為相一年無建明陳堯佐韓億石中立與同執政  
 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罷隨以彰信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卒贈中書令謚章惠  
 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實尚寬晚更下急輒嫚罵  
 人性喜佛慕裴休為人然風跡弗逮云

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母方娠夢神人授以玉像及生  
 父奐復夢其庭積笏如山長好學姿表莊重進士及第  
 官州縣楊億以其深厚含宏有公輔器薦之歷知制誥  
 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同知樞密事遂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謂曰向太后臨朝卿清  
 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故今用卿慶曆二年陝西用  
 兵兼樞密使未幾以工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五年  
 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郟國公徙判河南府守  
 司空致仕卒帝親臨奠蓋致仕者特恩也贈太尉兼侍  
 中謚文憲後改謚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時官



官方熾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宗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初聞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論曰龐籍王隨二人者寬嚴不同皆宜於治郡及爲宰相乃弗滿人意豈漢黃次公之儔歟晏殊喜薦拔時賢章得象渾厚有容竝號長者慶曆朝多君子治體寬裕茲豈無助哉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歷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按執送蜀賊李順非

是左右業已稱賀趣具獄夷簡卒以實奏判永興寇準黥罪人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爾宜勿問益徙遠方從之歷知制誥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辨有聲帝識姓名于屏將大用之仁宗卽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累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又加中書侍郎帝所生母宸妃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翼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

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廉見之乃拜詔爲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太后崩帝始親政夷簡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賄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四方奏獄帝問何以裁之夷簡贊從輕典帝與夷簡謀以太后所任張耆夏竦皆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陳

州歲中而夷簡復相郭后批尚美人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明主也郭后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道輔等后遂廢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慶曆初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

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侮怯亡  
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其心未易服也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  
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夷簡感風眩拜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  
今翦以賜卿及授司徒監修國史同議軍國重事固請  
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帝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  
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久之書懷忠之碑賜  
之自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  
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求關南

地頗賴其計畫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  
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  
丹歲緡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  
孔道輔等諫廢后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范仲淹屢言  
事獻百官圖夷簡指爲狂肆時論以此少之數爲言者  
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  
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爲世名相後配食仁宗廟  
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蔭歷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同判太常  
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

薦新諸物禮官議定廼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祫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茹醢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爲廣邪卻之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因事降龍圖學士知徐州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識公弼名于殿柱至是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改同羣牧使又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將何以處之公弼對曰襄勤於職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神宗立司馬先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

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  
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柰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  
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陳升之建議衛兵年  
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牢廩徙淮南公弼以爲非人  
情且生反側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  
止王安石立新法公弼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示  
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  
府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  
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  
轅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瑾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

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  
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  
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卽治裝帝慰勞遣之纔旬月復  
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歷陝西轉運使  
神宗議綏州棄守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達議合遂存  
綏州徙公孺知渭州再徙鄆州坐事責知蔡州元豐初  
帝召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  
累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擢戶部尚書以病  
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

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生百日始啼淳化中第進士調

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治鄴民遮馬首不得

去因聽還改襄陽令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

寬厚得民前治射洪禱雨白崖山陸史君廟尋大雨士

遜立庭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禱歐陽太守廟離城

踰舍士遜徹蓋雨霽足始返歷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

名法士遜為諸科巡鋪官請避進士親嫌真宗記名御

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為令再遷侍御史江南河

北轉運使振乏權真宗私利之仁宗出閣帝謂宰臣宜

以士遜為友令王答拜於是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

壽春友改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

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為賓客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詹

事天聖六年自尚書左丞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

用事因譖曹利用帝疑以問執政眾顧望莫對士遜曰

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

遜仁宗以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

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至

兵部尚書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羣臣上

章懿謚用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近復有獻變女者朕卻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對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乃拜太傅封郢國公致仕間遣中使勞問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之宰相得謝自士遜始年

八十六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鞠於姑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為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大君初陳堯佐罷參政怨家告變又有奏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力言不可開姦偽構陷之門帝悟抵告者罪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藉寵肆威士遜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又嘗納女口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用蔭至工部郎中知越州友正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論曰呂夷簡在下僚王旦與諸父蒙正皆目為遠大器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觀其按僞捷護大臣奏蠲農算誠為知體既握鈞衡深  
謀遠慮聿新文教以飾慶曆之治非獨制御邊夷而已  
張士遜在乾興有輔翼之忠明道寶元亦號職相然夷  
簡晚年溺於權利頗務收恩避怨郭后之廢遂成其君  
之違士遜以計傾孔道輔以卑異處曹利用其心術榮  
與同時李迪王曾異矣

康熙戊寅歲清和月石吳程氏騁懷書齋藏覽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列傳四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琦

曾公亮

子孝寬字廣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  
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  
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滯  
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疏宰執王隨陳堯佐韓  
億石中立罕建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  
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邪佞爲急王曾爲相謂之曰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權知制誥值益利饑爲體量安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  
吳反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  
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  
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乃詔鄜延  
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  
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  
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  
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  
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

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  
會四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  
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受之不  
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  
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稱爲韓范元昊旣臣  
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  
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曰  
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  
繼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  
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

計輔臣聽其注措仁宗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  
歸陳西北四策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云時  
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  
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  
登用中外跂想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已任羣小不  
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滄  
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徙鄆  
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加觀文  
殿學士初定州兵徂平貝州功需賞資出怨語至欲謀  
城下琦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

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孥繼廩之又倣古三陣法  
日月訓齊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又振活饑民數百  
萬璽書褒激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  
中貴勢貪恣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  
之帝命鞭諸本省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今民悉內徙  
空塞下不耕琦以爲此皆良田不可棄以資敵遂請距  
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萬頃久之  
求知相州嘉祐元年遷拜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封儀國公帝旣連失三王久疾不御殿臣下爭以立

嗣固根本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早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外義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等遂力贊之乃定議立英宗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

禁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加琦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或語及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爾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

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寢疾琦入問起居因請早建儲以安社稷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數月請益堅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賜興道坊宅一區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種

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卒存之熙寧初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示宰臣曰不謂害民如此安石勃然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以致契丹之疑而散青苗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更免役置市易務以聚財斂怨非禦戎之策謂宜遣使  
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  
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  
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諛  
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果自敗盟則可一  
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  
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  
節未興軍再任未拜命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六十  
八帝發哀苑中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庭贈不兼他官蓋貴之

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  
重厚此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  
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廷多  
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  
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  
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  
爲哉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  
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其見重  
於外國如此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  
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

多王安石有盛名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謀相  
安石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  
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  
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並稱賢  
相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忠彥端彥純彥粹  
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  
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終瀛海軍承  
宣使忠彥及曾孫肖曾皆有傳孫浩在忠義傳

論曰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內外輯寧黎庶豐樂且  
訂定大策調兩宮誠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

艱險自爲學士帥邊仁宗已屬意柄用遣使諭之曰卿  
無人援薦朕自知之是何其知人也神宗之智不逮而  
琦弗得行其志於熙寧惜哉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歷端明

殿學士知鄭州精吏事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  
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  
之廢耳索之果然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擢給事中  
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習知朝廷  
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與琦等共定

建儲議神宗立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熙寧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起判未興軍還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帝臨哭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御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莊重沉密平居謹繩墨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爲子孫計一切聽其所爲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之引擢孝寬至樞密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對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陰歷樞密都承旨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院既而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鄆國公配享孔子連從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累擢戶部尚書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洵善大觀中忤時相復奪職知饒州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贈正議大夫孝廣莅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糴事建言揚之瓜

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牖既成公私便之歷工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後坐累連貶黜宣和二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分兵守扼塞人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知諫院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故不盡施用歷遷樞密副使唐介等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

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巧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以升之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英宗立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為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初徙許道改大名過闕留知樞密院逾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久之帝數敦諭乃出母喪終召為樞密使足疾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安石用事引升之自助升之心



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  
得志卽爲小異陽若不與之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  
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冲卿建州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  
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  
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箴  
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  
賢校理判吏部南曹歐陽脩用讒貶充申救得復留而  
充改知太常禮院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歷知陝州京  
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王

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  
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王安  
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  
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八年進檢校  
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  
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  
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  
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  
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今日救天下之急苟  
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

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充不能用王珪與充竝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數爲所詘旣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痼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充內行脩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遺戒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譏充知其不可而弗能退也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

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詩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歎曰真學士也英宗立追崇濮王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神宗卽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齊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愈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師諡曰文珪爲文閣修環麗朝廷太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

年所建明也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訖云領聖旨退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兩府大臣議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其故兄士充傳語禁中珪遂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徽宗卽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又復之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

可免某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  
累遷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惠州惡少年相率爲盜  
里落驚擾罕呼者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  
邑尉增弓手二千乂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  
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  
此者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  
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  
之數口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建旗  
伐鼓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  
仞營于南門智高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

高遂解去復以爲西路轉運使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  
副使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人數訴事出言  
無章却之則勃罵罕委曲徐問乂稍可曉乃本寡婦無  
子妾有子逐之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病狂罕  
爲治妾反其資病良愈郡人傳爲神明治狀聞敕書褒  
諭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

琪字君玉兒童時能爲歌詩第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  
務十二事仁宗嘉之歷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  
院知制誥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  
團練副使乂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徙知江寧先是

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戒邏者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發真陽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熙寧初韓琦罷相富弼亦不久于位而曾公亮陳升之王安石吳充王珪相繼秉政公亮疾琦專任薦安石以間之及安石被眷更法度一切依阿爲子孫計升

之在樞密主條例司既得政乃與爲異適以彰其狡謀耳充不能引退責亦奚辭若珪則惟務順旨固位至落兵端以沮正人何誤國之甚也夫琦實知安石而弼不苟爲同設二公在中書則安石必不用卽用必不獲售其術而公亮輩亦必無以濟其私人主論相可弗慎歟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貶弼論救不聽歷開封府推官

知諫院時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

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賂以官爵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

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

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屢已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

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

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贈遺或稱獻納後頡利爲太宗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許納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成不顧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



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意太平責成宰  
 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陳  
 所欲為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  
 為本欲漸易監司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  
 卒臣之夏竦憾石介詆已而譽弼會介以書遺弼責以  
 伊周之事因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  
 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

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  
 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  
 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  
 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為奏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  
 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  
 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  
 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  
 兵者萬計帝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  
 辭不受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  
 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

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卽自劾  
顯擅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  
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  
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帝微覘知之以  
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  
情如此哉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  
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六年以母憂去任帝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  
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辭謂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

世既除喪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  
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  
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坐語從容  
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  
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  
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帝默然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以左僕射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

事者弼聞而歎曰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論之又言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將許之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坐格青苗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棄此二罪止奪使州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

封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以開言路改新法爲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卒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略云求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耶帝覽奏震悼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弼性

至孝恭儉好脩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章惇執政罷配享至靖康初復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歷除提舉河北西路當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未幾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員州王則反明鎬討之又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

安石等恬退守道之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  
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  
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  
臣請死之其策訖行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  
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  
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  
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明  
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  
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

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  
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  
殿因留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  
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言有禁  
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  
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  
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  
門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  
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  
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

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文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英宗卽位自喪起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制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入覲英宗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尋除待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

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中慶州兵亂彥博言於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適入朝神宗問及至和中定策事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加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

遺詩祖道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朮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故事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與邢恕相善歷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奪職未久而復論曰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德元年其母寤驚旌旗鶴鴈降于庭云有天赦是年寇準畫澶淵之策契丹請盟而

弼異日使虜之功與準並寧非天欲赦民俾數十年免  
於兵戈之禍歟文彥博丰采凝峻名聞四夷語曰猛虎  
在山藜藿不採元夫鉅人之爲人國重固如此矣夫兩  
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之風至和並相允愜輿情  
後之議者乃謂弼懷顧慮少建明彥博膽大不能畏謹  
如仁宗所料是豈足累其平生耶

宋史新編卷九十八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列傳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范仲淹

子純祐純禮  
純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  
名說旣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  
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爲廣  
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  
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  
院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宣府學上書請擇郡守  
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後以



殊薦爲祕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由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爲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上言建太一宮及洪福院非所以警天戒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及初太后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諸路蝗旱仲淹請遣使循行

不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十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過命仲淹安撫江淮條上揀敝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俄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帝問夷簡對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  
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  
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  
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貶知饒  
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朝堂  
祕書丞余靖上言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臣請  
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  
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  
移書責之三人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  
輿士大夫論薦仲淹不已仁宗再下詔戒飭歷徙越州

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  
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  
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  
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  
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請脩承平等砦  
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旣  
而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  
之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  
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斬仲淹  
帝不聽降秩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嘗陰助元昊爲寇仲淹至部  
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皆受  
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  
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  
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  
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  
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  
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已命文  
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  
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帝迺復置

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  
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張元  
帥渭仲淹明號令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  
不敢輒犯境慶曆三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  
知政事仲淹固辭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  
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仲  
淹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  
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  
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  
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

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  
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  
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  
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  
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  
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  
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  
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  
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  
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

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  
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卜諸路風吏民言  
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  
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  
七曰脩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為衛士以助正兵  
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  
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  
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  
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  
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剛去煩冗裁為制敕

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  
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  
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  
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採用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  
可而止又建言倣周漢以來之制分委輔臣兼判三司  
司農等事臣請自領兵賦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  
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  
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  
所屬拔用之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  
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

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陛下  
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寢  
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乃以爲河  
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以  
資政殿學士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在中書所施  
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  
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  
青州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  
正初仲淹病帝遣使賜藥既卒嗟悼親書墓碑曰褒賢  
之碑仲淹雅以天下爲己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性內剛外和隆於孝義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馭吏嚴明而莅民之政尚忠厚鄉慶民與屬羌皆立生祠遠近聞其死莫不歎息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純仁別有傳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文章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

策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仲淹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後得心疾年四十九卒純禮字彝叟以蔭歷比部員外郎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干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凡所封駁皆關國體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

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  
 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竝自內批勿由三省進擬右  
 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  
 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  
 布議純禮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  
 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  
 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  
 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藉口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數駭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就

然以事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奉祠崇寧中啓  
 黨禁再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  
 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為京東轉運使與蘇  
 軾同建募役之議軾尤服其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  
 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所言皆  
 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脩明戰守救  
 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  
 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

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秩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奪職知均州徽宗立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祠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徵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天下士大夫服勤至垂死不

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千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論曰自古賢豪出應世務其規畫皆預定於平居仲淹自爲諸生毅然有任天下之志及爲參政更張庶事與曩時在制上宰相書無異惜沮於讒忌不獲究所欲爲也考仲淹之學好明經術當時諸儒鮮有崇信子思之中庸者而仲淹舉以勗張載其倡道淑人實不在濂洛後矣彼謂韓范皆天資不由講學何哉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

列傳四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師 韓維

韓縝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雍丘人第進士累遷司封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吳植知臨江軍使人賂宰相王欽若因牙吏

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

獄億窮治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課不登億

劾之宰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

還知亳州歷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景祐二

年以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文武備弛請二

府各列才任將帥者數十人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帝乃親集神武祕略賜邊臣范仲淹獻百官圖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太保謚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無惰容親舊

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攜捨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緝綱尚書水部員外郎中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帥衆爲亂欲殺綱坐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復第進士歷三司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喜曰與中國通好又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酌之歡甚旣還陳執中

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遷至刑部員外郎知制誥  
卒綜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  
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子宗  
道爲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亦以蔭  
補官舉進士甲科累遷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  
獄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  
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  
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皆其係胄請脩胎養之  
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以尚  
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

綱字子華舉進士甲科歷右正言仁宗謂曰用卿出  
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  
者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  
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  
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  
李仲昌議開六塔河河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  
仲昌人莫敢異絳劾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  
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乃復留權至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貫之絳曰法行  
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

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  
宜典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  
坐論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加端明  
學士知成都府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建白錢穀爲英  
宗所獎內諸司吏數千恩澤絳輒執不可爲帝言身犯  
衆怒懼有飛語帝慰勉之神宗立以韓琦薦拜樞密副  
使帝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方因言差役之弊願更  
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  
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皆至當可用安石情  
以爲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

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當  
便旣又兼河東十二月卽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  
方慶卒遂作亂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  
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安石相旣顯處中書事  
多稽留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  
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絳不  
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  
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  
州歷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北京留

守元祐初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諡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既登第安石薦至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云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次陽脩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議陳執中諡曰榮

諡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諡詎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在王邸維爲記室參軍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左右史闕矣宗謂執政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遂以維同脩起居注侍迺英講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請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以全政體旣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神宗卽位維進言天下大事不可碎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

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以言事求去知汝州數月召  
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  
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惡其言保  
甲事復使爲開封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試制舉人  
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謂文仲爲  
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  
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一日奏事殿中  
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  
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  
遂出知襄州改許州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

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謂當責躬求言舉行故事恐不  
足應天變退又上疏謂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  
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  
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  
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帝悟卽命維草詔求  
直言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  
田保甲是日乃雨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  
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  
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外祠帝崩赴臨  
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

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范鎮在仁宗時首開建儲之議未及褒顯鎮於是復起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被讒分司南京尚書右丞王存抗聲集前

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秩知鄆州兄絳為請改汝州父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聽父里居許之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為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仁宗為罷抃寢向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浙諸路轉運使夏人父不脩貢適秉常嗣立求冊封朝廷欲擇人詰其使

續適陞辭神宗命之往續至驛問罪使者引服夜奏上帝喜後歷中外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續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其妻訴於朝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父之還待制知瀛州累遷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未幾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續才鄙望輕在先朝出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且節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

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莊敏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徽宗卽位為祕書丞因日食上䟽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哀慕方深不宜有丹青之玩陛下踐阼如日初



升當講廟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尋  
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凶外爲淮南轉運判官  
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具狀詞極鯁  
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祕書事京  
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太中大夫年八十三卒  
論曰有宋大臣閔閔如范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鮮哉  
德諸子雖不皆如諸范賢而其爵位竝顯要非偶爾考  
仲淹好施與爲政尚寬厚億不欲以小過劾仕者於盛  
世斯非夏侯勝卜丙吉之必昌者耶

包拯

吳奎

趙抃

子夙

唐介

子叔開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以  
父母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  
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廬墓終喪哀徊不忍去又乃赴調  
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  
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  
歸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與唐介等共論張堯  
佐除官涉私語在堯佐傳又嘗建言國家歲賂契丹非  
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  
制及廢錮賊吏選守宰行考試補陰法特諸道轉運加  
按察使多撫細故奏劾吏不自安拯請罷之使契丹典

客謂曰雒州新開便門欲誘叛人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請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仁宗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令訟訴得徑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勢族

桑園榭

惠民河悉毀去之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

也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爲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曰徐當議之張方平爲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蹊田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家居避命久之乃出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

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維州人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

論事詔詰所從受以奎言罷不問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不往歸遇契丹使於塗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嘉祐元年大水奎上疏謂儲嗣未立恐倉卒之際柄有所歸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應事敏捷吏不敢欺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居父喪毀瘠廬於墓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  
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  
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  
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帝王  
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  
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  
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  
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  
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  
又疏奎阿附陶旣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詞

馬光諫乃召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卒年  
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  
言不從不止也少甚貧旣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  
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貲諸子至無屋以居云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避權倖時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  
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吳充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相繼被  
逐歐陽脩賈黯求補郡抃先後論薦仁宗悟召還充等  
而脩黯亦獲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  
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  
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陳升  
之副樞密抃與唐介等極論之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  
抃等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歷擢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  
以寬爲治蜀民大悅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論諲曰趙抃  
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  
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  
擢參知政事朝政有未協者密啓以聞帝手詔褒答王

安石變法抃與同列屢爭之安石謂衆人曰公輩坐不  
讀書耳抃獨折之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默然韓  
琦疏論青苗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請  
俟安石出及出持愈堅抃大悔恨卽上言近者臺諫侍  
從多以言不聽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事有輕重體  
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  
爲小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因懇求去拜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改青州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退飛墮水成  
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勞曰前此未  
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

例之問因乞便宜從事既至治益尚寬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逆告扑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獄閱之皆與法合乞歸知越州歲大侵疫死者過半扑療病埋死而賑其餓者下令脩城各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扑長厚清修人不見喜愠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及他孤女三十餘人施德惇貧甚衆晝所為夜必衣冠露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為其為政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要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與子岷畝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為世人標表云

岷字景仁由蔭登第歷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為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今宜杜絕其源又言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宜召還所言皆切時務歷鴻臚太僕少卿卒初扑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為作孝子傳及岷執父喪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傳介時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歷通判

德州入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  
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  
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  
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  
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  
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  
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  
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  
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  
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

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  
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  
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  
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襄與舉正皆言太重帝旋  
悟明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梅堯臣李師  
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  
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  
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  
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旣任言責言之

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介與王陶論絳中傷大臣絳罷介亦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郊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英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介因面對言曰自古欲治之主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以三司使召遂拜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背卒年六十介爲人簡仿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居政府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特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



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擢至監察御史裏行力數中丞滕甫之短神宗以爲邀名乃詔避父嫌出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坐言新法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恥難進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風力強敏爲神宗所稱歷擢湖南轉運判官移使京西會有不

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用文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酋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靖康初御史中丞許翰言恕高行起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包拯吳奎趙抃唐介竝以清操直節重于時拯抃

為政嚴而能恕其惠不亦博哉奎料王安石於未用可  
謂善觀人抃之退介之死皆以安石故殆蹇蹇匪躬者  
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

為... 而... 其... 亦... 本... 在... 不... 用...  
... 人... 之... 其... 以... 安... 在... 案... 則... 者...

史新編卷一百

... 卷一百 ...

